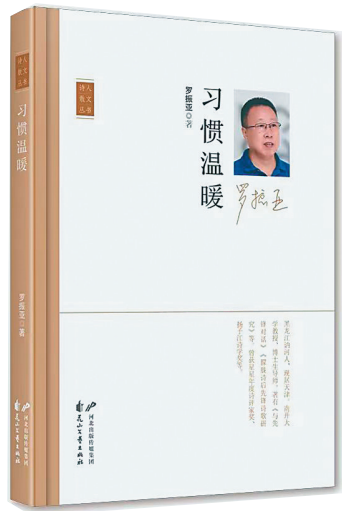


# 希冀温暖的诗意如春天一样弥漫

## 评罗振亚散文集《习惯温暖》

□刘功业



《习惯温暖》/罗振亚/花山文艺出版

人。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，又把诗学研究作为学术方向，立志以毕生所学，以诗当歌，把写诗、读诗、品诗、评诗，当作了自己生存的基本方式和安身立命之本。选择《习惯温暖》作为书名，与他的情感投向有关，与他的人格修养有关，与他从那片黑土地上获得的血脉和滋养有关。亲人、亲情，在他的生命中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词。

散文集的第一辑是“和亲人说会儿话”。作为远离故乡、漂泊在外的羁旅者，情感放在第一位的，当然是回家，是探亲，是和父母家人说会儿话。相对于告别，团聚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、稀少而倍显珍贵。于是，有了《回家》里的父亲形象，像一株麦子一样劳作在田地里，抚育着儿女，晚年却又被疾病困扰，“黑夜和白昼混沌”，记忆混乱地挣扎着。有了《独坐黄昏》里母亲的侧影，“空旷的背景，略显萧瑟的花枝，把孤单的她衬托得格外瘦弱。手上枯黄的细叶在夕阳的余晖照拂下，泛出一股淡淡的清冷……”晚年里，喜欢养花的母亲对花坛里的每种植物都像熟悉自己的孩子那样熟悉，有关它们的名字、品性乃至表情，都能说得一清二楚。老人的这幅深秋荷花晚景图，不止是生活的太过清闲，而是太过清冷。亲人，在思念、惦记中，更藏在情感的沉重与苍凉里。情感、场景、心境，在文字中碰撞，在星月间交织，也在岁月里越发凝重和感人。独坐的人，是思念亲人的儿子，还是牵挂儿女的父亲抑或母亲？这一辑的文章常用生活说话，以细节感人，有一股难以化开的浓情在蔓延，感染你，共情你。《我的老师》等文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读研、读博，一路走来，一位位老师的名字留存记忆，一个个生活中的小故事，娓娓道来。文字间满满的

深情，满满的温暖。这一辑中，还有几篇写故去老师的追忆文章。《“云端”的精神导师》，是写他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、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田仲济先生的，《愧疚与忏悔》，是怀念武汉大学文学学院院长、他的博士生导师龙泉明教授的。文字悲情真切，言语无声。怀念、追忆、感恩，可说是写得字字滴泪。

第二辑“拔节与开花的声音”，当属乡村叙事，是作者关于东北的乡土记忆。这往往被归入乡土散文一类，但在此更多了成长的意义。写父亲擅讲“瞎话儿”“鬼故事”，也就是其他地方的说书、讲古、拉呱或摆龙门阵的意思。这样的人，在乡村里是极受欢迎的。出神入化，声情并茂，把听众讲得或悄然落泪，或介入其中而不觉，而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讲起故事来却不苟言笑。内里功夫，令人赞叹。这里出现的父亲的形象，更鲜活，更生动。这也是那些在他生命中、生活里留下深刻印记，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更亲切的普通人。

第三辑“在黑土地上打滚儿”多写故乡讷河的乡村人物。《高三爷之死》《吹喇叭的金三儿》作为人物散文，似读小说，性格鲜活，故事性强，那种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，总能溢出文字之外。泥土的清香和醇厚，更是融入了血脉和情感之中。

第四辑“拾贝的日子”是诗学随笔和序言，这是散文集中最具特色的部分，也是分量最重的部分。它们更像是以散文笔法写成的学术论文，把学者要讲出的论点论据都包容在优美的语言中，有诗意，有韵味，更好读，也更耐读。学术论文，

总有一种板着脸孔说话的学究气，而放在这里的诗学随笔，学者散文，就多了走下讲台，面向更广大读者的亲切感，灯前月下，读之轻松愉悦。他的诗学思考，他的学术追求，他的深刻辨析，都变得形象有趣，通俗易懂。诗学为亲，诗理同道，诗歌创作、诗学研究并驾齐驱。罗振亚最初的写作是诗，后来从事诗歌史的教学与研究，坚持从鲜活的文本入手进行当代诗歌批评，也一直没有放下诗歌创作。他一直视诗歌为永远的亲人，每逢自己生活中遇到什么大事，在最幸福或最悲痛的时候，总会适时地把心里的话向诗歌倾诉。

罗振亚在获得扬子江评论奖的致辞中说过，“新诗批评同样是一项高难度的精神作业，它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，唯有那些既深谙诗歌的肌理、修辞、想象方式，又兼具渊博、厚实、深邃的学养，更耐得住经常面临劳而无功困境的寂寞者，方可真正入其堂。不少人从诗人到诗学研究者角色的转换，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‘以退为进’的方式，为新诗的发展尽着自己的责任。”从他的散文看出了他的诗学追求。他的诗歌与散文，可以说是互相影响，互相成就的。他的文章朴实真诚，不炫技，不做作，却注入了让人动容的人格魅力和情感力量。细腻入微、生动鲜活的描述，是写给亲人的，也是写给大地的，他总是把在生活里深深的爱倾注到了文字中。习惯温暖，渴望温暖，书写温暖。俗世的生活，太需要温暖的诗意如春天一样弥漫。无论是以诗人身份、学者身份，还是以散文家的身份，对于罗振亚来说，这就是活在人间最大的事，也是最美的事。

# 读书

副刊

主编：文天心  
责编：董宇平  
执编/版式：于晓琳  
美编：倪海琳  
投稿邮箱  
read0451@163.com



《坐等花开》/丰子恺/读友出版社/2023年7月

丰子恺先生是有名的画家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，但他同时还是一位散文家，他文风轻灵，活泼，生活味浓郁。得闲之时，我常常翻阅一本丰子恺老先生的书。《坐等花开》这本书让我喜欢的是，它把老先生的画和文字合为一体，让人能画中读文，文里赏画，两者相得益彰。

《坐等花开》精选了丰子恺随笔40余篇，穿插60多幅原汁原味的中国风全彩漫画插图，封面设计古色古香，弥漫着随意散淡却不失人间烟火气的氛围，撩拨着人心底那份温柔和宁静。

《坐等花开》这本书以花为题，从《好花时节不闲身》到《人间有大美》，再到《有情世界，天真生活》《静待岁月开成花》，最后到《此生已近桃花源》，揭开丰子恺“花开成景，花落成诗”的生活智慧。

郁达夫说：“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，殊不知他的散文，清幽玄妙，灵达处远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。”

生活是平淡的，是重复性的。日子一旦重复就会让人陷入呆板无趣的境地，而丰子恺却能让无趣生活变得有趣，让平淡的日子开出花来。由此我想到一句充满哲理的话：“幸福是一种能力。”阅读这本书，我更肯定地认为丰子恺有着绝佳的幸福能力。

幸福的人大抵是博爱真挚的，是温暖善良的，也是幽默多思的。在坐等花开的日子里他挚爱周围的一切，包括自然的一草一木，身边的亲人朋友和邻居。

他用清新的笔调写寻春：“春的景象，只有乍寒、乍暖、忽晴、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。此外虽有春的美景，但都隐约模糊，要仔细探寻，才可依稀仿佛见到，这就是所谓寻春吧。”一个“寻”字用得精妙，如点睛之笔，点亮了前边“乍寒、乍暖、忽晴、忽雨”的迷茫，读者也有拨云开雾的豁然开朗，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细腻和深刻。然后他宕然一转笔锋，写道“这时候实际生活上虽然并不舒服，但默察花柳的萌动，静观天地的回春，在精神上是最愉快的，春是精神的、艺术的”。又揭示出当时他生活的实际状况，但他不怨怼，他用爱等着春来，其实等候就是一种希望和温暖。

他在《有情世界 天真生活》里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：至亲好友，邻里乡亲，或者不知名的小人物。他的笔端总是带着温暖。他写孩子，“他们拿起自来水笔一挥，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，他们用劲拨开毛笔的铜笔套，手背撞翻茶壶，壶盖打碎在地板上……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，我不免呵斥他们，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，甚至掐他们的小颊。然而我立刻后悔，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，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，招颊的手在中途软却，终于变批为抚。”“拨开、撞翻、打碎”等细腻写出了儿童的天真无羁，而这也让作者有了厌烦之心，呵斥并批评孩子，转而他就后悔了，“变招为抚”。一小段话淋漓尽致地描摹出作者对孩子的爱。文里父亲对孩子的微妙心情，也正是现实里父母面对顽皮孩子的无奈和宠爱啊。

他的水仙开个花也是一波三折，读来意趣满满。老先生在结尾处说：“人间的事，只要生机不灭，即使重遭天灾人祸，暂被阻抑，终有抬头之日。个人的事如此，家庭的事如此，国家、民族的事也如此。”结合着老先生的写作时间不由得让人沉思起来。

巴金说：“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丰先生的形象，一个与人无争、无所不爱、一颗纯洁无瑕的孩子的心。”丰子恺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，拥有一双生活中的赤子之眼，他用清新隽永的文字记录着他的所见所闻，他用一颗纯净纯真的赤子之心阅读着尘世种种。他的每一幅画虽然只是家长里短的寥寥数笔，却让人爱不释手，再配以书中的文字，只觉得无处不妥帖。

人生在世难免会遭遇各种艰难困苦。抬头的日子，就是花开的时候。让我们每个人都以淡泊纯粹的心面对尘世悲欢，随遇而安，坐等花开。



## 一次与大宋词人以心会心的对话

### 读《大宋词坛》

□甘武进

在《大宋词坛》这本书里，作者杨雨说：“拉开大宋词坛风云际会大幕的是南唐后主李煜，他以最悲情的姿态标志着一个属于他的时代落下帷幕，但无意间，他那忧伤的背影成了大宋词坛最初定格的‘美’。”

两宋三百余年的岁月，摇曳着旖旎绰约的风情，回响着无尽的家国之恨。《大宋词坛》选取了李煜、秦观、黄庭坚、苏轼、欧阳修、晏殊、柳永等二十名宋代著名词人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词人兴旺景象，完整勾勒出宋词的发展脉络。本书将严谨的学术考据功底，化为流畅优美的文字，由词作出发，旁征博引，通过娓娓道来的生动故事，为读者道明词人的人生际遇，带领读者品味宋词深意、领略词的独特艺术魅力，是一次与大宋词人以心会心的对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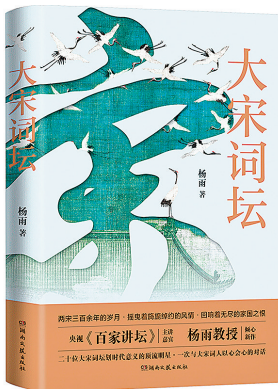
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翻粉轻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……”这首《临江仙》是南唐李煜所作。可以说，以《临江仙》创作为界，此前的李煜最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流行音乐制作人，他是用艺术才华写歌，此后的李煜则是一个用生命来唱歌的灵魂歌手。他将流行歌曲唱成了命运的传奇，从此开启了宋代词用真情实感书写和演唱自己情感历程的序幕。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李煜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国家，却成了王国维心目中“伶工之词”为“士大夫之词”的“第一人”。

如果说，李煜开启了宋代流行歌坛的序幕，那么，真正唱响宋代的“巨星”有三个人——柳永、张先、晏殊。柳永影响力最广泛，但也是争议最大的北宋初年的“歌坛天王”。“寒蝉凄切。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……”这首《雨霖铃》是其代表词之一，内容很简单：一对恋人在秋天里的离别。然而，跟传统的爱情离别词有很大不同：一是将男主人公看到的风景和感受融为一体，二是将女性的“单相思”转化成了双方彼此牵挂。一千年前的柳永说出了一千年后的人想说的话。

靖康之难彻底摧毁了流行歌曲低吟浅唱的盛世太平，南渡词人以李清照、朱敦儒为代表。家国之恨让南宋初期的词坛充盈着或慷慨或深沉的“变调”——“胡未灭，鬓先秋。泪空流。”“倩何人唤取，红巾翠袖，搵英雄泪！”陆游和辛弃疾是这一时期词坛的代表，辛弃疾将一生文学才华几乎全部倾注于词中，他是大宋词坛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词人，是他真正为“豪放词”树立标杆，并以他为核心，成就了南宋词坛可与“婉约派”并驾齐驱的

“豪放派”。

词从唐代萌芽，经过五代的推动发展，在宋代达到最高峰，又在南宋达到雅化、尊体的新高度，至此，唐宋词算是走完了全部的发展历程。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词人，尽管不得不经历朝代更迭的创痛，但他们学习和驾驭了更加丰富多样的风格。蒋捷，就是这样一位风格多样的词人，不仕新朝的气节也让他赢得了词坛由衷的赞誉。由蒋捷来为大宋词坛画个句号：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这样的句子，不仅是蒋捷关于岁月的感喟，更像是一位通透的老者对大宋词坛三百余年绝代风华的深情回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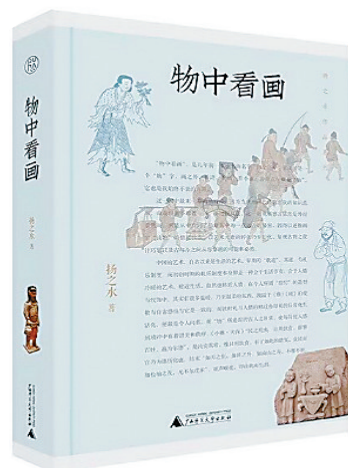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大宋词坛》/杨雨/湖南文艺出版社/2024年1月

# 花开成景 花落成诗

读丰子恺散文集《坐等花开》

□康彩虹



《物中看画》/杨之水/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/2023年12月

# 从「物」中读出满心欢喜

读《物中看画》

□朱廷嵩

馆，将一幅幅佳品拍摄下来，在纤发毫厘间找寻物象背后的东西，在貌似琐碎的表象下体味和谐与秩序。《小雅·天保》中说：“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。”我们正是在《物中看画》这本书收藏的画作中，知道诸如“交椅”与“栲栳样交椅”等古人使用的物件，从中发现他们的生活情趣。

杨之水老师自谦说自己不懂画，却从“物”中读出自家的满心欢喜。这岂是她一个人的欢喜，也是广大读者的欣喜收获。

画的名篇。诗中提出“古画画意不画形”“忘形得意知者寡”，后来被认为是“文人画”的发皇之言，不过旨在表现社会生活的风俗画中，形象和场景的描绘，实在须在准确、真实为上。杨之水认为“意”也、“形”也均不可偏废，或许还应该说，“形”在这里显得更为重要，因为其“意”本在使人由笔绘之“形”而识风物、观风俗。扬之水将画作中的有形之物的种种细节尽收眼底，也让读者和她一道走进古人的生活场景。故宫博物院珍藏一幅《耕获图》，小小册页绘出收获、耕种集于一时的繁忙景象。收割、脱粒、入仓、犁地、平田、车水、插秧，人物虽小，而姿态毕肖。宁寿宫花园玉粹轩明间两壁通景画，不仅隐晦地反映出清乾隆帝的趣味所在，也是王公贵族日常生活生动写照。

扬之水考证的一个多用手法即对照挖掘找出共性。日本大和文化馆藏一件红绿彩人物故事图罐，它在不少中外有关著述中都被提到。不过关于它的时代、它的装饰图案，各家的意见却并不一致。作者通过考查发现，罐身两幅彩药图的构图与辽代绘画的采芝图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《采芝仙图》相近，又通过毛女故事的深入探究，从而推断出彩罐上的人物原型。这种由此及彼比照研究的方法，不但开阔了读者的视野，也为严谨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方向。

扬之水的足迹遍布国内外各大博物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  
龙头条新闻 > 妙赏频道